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沂水县党史资料汇编

第三辑

中共沂水县委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

目 录

《民声报》和《青年报》·····	张 惠 (1)
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始末·····	武善德 (6)
姐妹参军记·····	于 烈 (8)
我八路军在沂水县组建发展及其斗争情况·····	张洪轩 (16)
忆沂水县军民与敌伪顽的斗争情况·····	张之明 (25)
马家旺事件与刘克定牺牲的经过·····	朱迪昭 (39)

一九三九年春夏之交我在沂水西北乡

开办党员训练班的情况·····	刘亚明 (43)
-----------------	------------

抗日战争时期在沂蒙地区沂水县一段工作的回忆

·····	王林岗 (郝心昌) (46)
沂水县党组织抗日活动片断及肃托情况·····	耿启明 (52)
沂水肃托及其它情况片断回忆·····	李树平 (57)

抗日战争中沂水县的统战工作·····	尹平符 (61)
--------------------	------------

沂水县民众总动员委员会概况·····	靳星五 (72)
--------------------	------------

《动员日报》概述·····	靳星五 (74)
---------------	------------

沂水县抗协简况·····	靳星五 (75)
--------------	------------

沂水县抗敌自卫军简述·····	靳星五 (77)
-----------------	------------

云南省交通厅副厅长尹振华谈山纵卫生部医院·····	(78)
---------------------------	--------

忆沂水县抗日子弟小学……………安善平 张琳 (82)

忆抗属子弟学校……………孔 周 (86)

略述日寇对沂蒙山区的几次大扫荡……………刘露泉 (89)

一九四一年冬反“扫荡”斗争片断回忆……………杨 兴 (92)

一九四一年冬在日寇大扫荡中的一段经历……………张 谦 (100)

一九四一年前我在沂水县一区工作的片断回忆

……………刘俊芝 (108)

城子乡乡分队假投降事件经过……………杨成栋 (114)

忆反“资敌”斗争……………段子珍 (118)

南墙峪反“扫荡”记实……………郭维城 (123)

对固顶血战纪实……………黎玉口述 靳星五整理 (127)

一九四二年冬反扫荡情况片断回忆……………杨 兴 (135)

忆歪头崮战斗……………吕敬之 元魁洲 (143)

我对拔除北松峰伪军据点的回忆……………宫家和 (147)

抗战时期的桃花坪……………董廷会 林茂瑞 (152)

上升中的桃花坪——桃花坪通讯之一(节录)

……………冠 西 (160)

桃花坪要“组织起来”了——桃花坪通讯之二(节录)

……………冠 西 (161)

桃花坪之冬——桃花坪通讯之三(节录)

……………冠 西 (162)

桃花坪生产概况(节录)…………… (164)

抗日战争时期的西墙峪村·····	张恒谦 张在周	(165)
抗战时期俺宅科村是怎样掩护革命同志的·····	李 德	(172)
鲁中区党委减租减息试点村纪实·····	王建升	(176)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沂水县做妇女工作的一段回忆 ·····	阎 娟	(180)
抗战时期沂中县妇女工作片断回忆·····	史培力	(188)
赤胆忠心救伤员 ——记红嫂祖秀莲·····	代玉勤 高润兰	(192)
模范共产党员妇救会长陈忠芳·····	代玉勤 刘春联	(198)
抗属赵传春·····	代玉勤	(206)
抗日战争末期在沂中县工作的一段回忆·····	刘夏峰	(212)
鲁中军区发表沂城战役详报·····		(215)
忆葛庄伏击战·····	冯国恩	(219)
沂北诸葛区中队和民兵参加葛庄战斗回忆·····	杨 兴	(239)
鲁中军区发表葛庄歼灭战役公报·····		(245)
我在沂北一段工作情况略述·····	李怀德	(250)
抗战时期沂河区的情况·····	赵 诚	(255)
抗战时期我在沂水沂北工作的经历·····	赵 干	(260)
回忆沂北县参议会·····	宫家和	(265)

《民声报》和《青年报》

张 惠*

现在的《大众日报》是一九三九年元旦，在沂水西北乡王庄创刊的。一九三八年，沂水县内在党的领导下，曾出版过《民声报》和《青年报》。这两个报纸和《大众日报》有着历史的血缘关系。

“七七”事变以后，沂水人民抗日热情空前高涨，男女老少普遍关心抗战形势。本来就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山区，又加上战争的影响，至少隔周才能看到报纸。为了及时获得战争消息，有几个大村便集资购买收音机。当时岳庄小学购置的一架，传播抗战消息特别经常及时。小学教师安然（安凌云）和回乡知识青年李戴（张冠西）、张惠（张福基），每天凌晨和深夜，把收到的新闻广播，详细地记录下来，写成大字报，张贴在集市街头，供大家阅览。同时还摘要抄写数份，分发附近各小学，进行抗日宣传，受到各方的欢迎。岳庄小学俨然成了抗战新闻传播中心。

一九三七年九、十月间，地下党员邱也民、李子荣、秦海村、秦昆等，以李贯一领导的一中队名义，联络爱国青年刘力子、武子服、武杰、杨云洲、刘寿年、安然、张惠等

*张惠，沂水县岳庄人。解放战争时期，任沂中县文教科长。建国后曾任上海中山医院党委书记，现已离休。

五十余人，在武家洼和刘家诸坞组成了沂水青年抗日志愿队。这支队伍成立以后，除了抓紧政治学习和军事训练之外，并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实际工作中，深感有出版一份报纸之必要。在邱也民、李贯一 etc 同志的倡议下，决定在岳庄小学利用收音机进行抗日宣传的基础上，出版一份油印小报。

一九三八年三月间，邱也民等同志率领志愿队的大部分人员，去沂水北乡扩大武装以后，留下办报的同志，在李戴、安然的主持下，在黄家庵村创刊了《民声三日刊》（简称《民声报》），刘力子（刘莪之）、刘惠五、马民（马俊民）、张惠、黄春生等同志参加了报社工作。

《民声报》从第二期起迁到了岳庄小学，用四张腊纸组成四个版面，定期出版，内容有国际国内地方新闻，还有社论文艺小品等。这在当时邮路完全断绝，看不到所有报纸的情况下，便成了全县人民获得抗战消息，了解抗战形势的唯一新闻来源。不少读者和社会开明人士，自动捐献款物，积极予以支持。报社全体同志也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精心编辑、缮刻、印刷，保证按时出版，迅速投递。遇到重要新闻和胜利消息，还加印号外，及时报导。报纸从第三期，连续转载了《救亡日报》（党在巴黎出版的报纸）全文发表的毛泽东同志《对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使读者了解了共产党抗日的坚定立场和正确主张，从而大大增强了群众的抗日意志和胜利信心，特别受到读者的欢迎。

一九三八年春，日寇因集中兵力，进行台儿庄会战，沂水境内，无日军驻守。但国民党县政府，却仍然躲在山区，

不敢返回县城领导人民抗战。这时，一些豪绅地主，为了保枪保势，假借抗战之名，纷纷成立武装，敲诈勒索，鱼肉乡民，甚至相互火并，闹得民不聊生。报纸基于群众义愤，便以《欢迎县长孙桐峰回城领导人民抗战》为题，发表社论，尖锐地批评了国民党县政府一伙消极抗战，放弃职守，坐视豪绅地主胡作非为，而不加制止。这一下子激怒了国民党当局，孙桐峰竟然于六月中旬，派出军警蛮横无理的把报社查封了。

报社被查封以后，全体同志更加紧密团结，积极设法恢复出刊。这时国民党六十九军来到了鲁南，军部住在新泰县龙亭镇，并在沂水设了办事处。办事处主任是共产党员张健同志。他得知《民声报》被孙桐峰无理查封，并正在积极设法复刊的消息，便主动介绍李戴、刘力子、安然三同志，带着要求复刊的呈文，去会见政治部主任共产党员张友渔同志，请求六十九军政治部支持复刊。张友渔同志热情接待了三同志，并高度赞扬了报社同志的抗日救国热情，当即批复复刊。三同志持批文星夜返回岳庄，几天之内就作好了复刊的准备。为了避免国民党当局的刁难，报纸改名为《青年报》。“七七”抗战一周年纪念日，又以崭新的面目与读者重新见面。在创刊号第一版的显要位置刊登了六十九军政治部的批文，孙桐峰未敢干涉。

《青年报》社的全体同志，基本上是《民声报》的原班人马。具体分工：社长李戴，总编辑刘惠五，编辑兼缮刻马民、张惠，维修刘承塾，总务兼收音安然，发行牛铁民、段宝铨、伙食李树德。

《青年报》每周出刊两至三期，每期仍然是四开一张的

两个版面，发行二百五十余份，由牛铁民、段宝铨两同志骑车送至各发行点后，立即转发订户，相当迅速及时。经费来源除了自带以外，主要是靠各方捐助和少量的发行收入。

夏季，中共冀鲁豫边区省委（即以后的山东分局）来到了沂水西南部的岸堤一带，报社与省委取得了联系。省委经常供给有关资料，如《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共北方局宣言》以及八路军战报等，报纸均一一转载。八路军四支队司令员廖容标、政委林浩等也常为报纸撰稿。同时报纸增辟了《青年阵线》栏，吸引了不少爱国青年踊跃投稿。报纸的内容较前更为充实丰富、生动活泼。这期间，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统战部长赵笃生同志以及张友渔同志派出的周洪恩、江彻同志也常来报社，和大家座谈形势，了解情况，指导工作，给了报社同志很大精神鼓舞和政治帮助。

秋季以后，鲁南敌后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在以我党为代表的抗战进步力量迅速发展壮大的同时，国民党顽固派和地方封建势力，更加暴露了反共反人民反民主的反动本质。他们到处散布流言蜚语，对报纸进行恶毒攻击。在两党又联合又斗争的形势下，报纸再以民间面目出现，显然是不可能了。这时分局宣传部长孙陶林同志，正在为筹办报纸物色人才，鉴于《青年报》处境困难，便提议大家去分局，共同筹办新的报纸，全体同志一致赞成。不久，分局书记郭洪涛同志专程来到报社，召集大家开会，会上，他首先热情地赞扬了同志们的工作精神和高度评价了大家办报的成绩，又阐述了当前抗战形势，介绍了分局筹办报纸的情况，热烈欢迎大家一起去分局，参加筹备工作，争取新的报纸早日创刊。大家

听了，无不欢欣鼓舞，热烈拥护。十一月初，《青年报》便停止了出刊，同志们积极准备踏上新的战斗里程。中旬，筹备处派了卢石流同志，代表总编辑匡亚明同志前来岳庄迎接，全体同志除一人外，立即背起了背包、武器，用小车推着纸张、收音机、油印机等器材，高高兴兴地到达了王庄，紧张地投入了《大众日报》的筹备工作。

一九三九年元旦，《大众日报》创刊了。创刊号上刊登了《青年报》社紧急启示：“为了集中力量出刊内容丰富、印刷精良的报纸，本社全体同仁参加了《大众日报》社工作，因行进匆促，未及出刊终刊号，告别读者，敬请原谅。本社一切未了事宜，以后由《大众日报》负责办理。”从此艰苦创业奋斗经年的《民声报》、《青年报》光荣地完成了历史使命，载入了山东抗日根据地和老解放区新闻事业的史册。

1986年11月于上海中山医院

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始末

武善德*

一九三七年六月底或七月初，松峰村战前共产党员李玉田通知我到他们村公海关的家里开会。参加这个会的有公海关、孔庆珩、张伯勤、彭士杰、彭吉祥、武继贵、孙星一等。其中孔庆珩、张伯勤、彭士杰、彭吉祥和我都是战前党员。公海关、孙星一当时是不是党员，我不清楚。

会议是由公海关主持的。经他一讲，我才明白这是个拉队伍的预备会。公海关讲话后便带领大家进行宣誓，记得誓词的大意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贪官污吏”，“同生死，共患难”。宣誓后，公海关要求到会的人搞好抗日宣传，动员人们参加抗日队伍。

经过分头工作，到古历九月，队伍拉起来了，名义是沂水县抗日游击第十九中队，负责人是公海关、张伯勤、孙星一。

我参加十九中队时，我正在地主陈建宾家种地、看围子，他家有不少枪枝，我最清楚，张伯勤也知道。“七七”事变后群雄并起，陈建宾参加了善疃武善述拉的一支武装。

*武善德，沂水县朝阳官庄人，曾任沂源县民政局局长，现已离休。

他们是以保枪为目的拉起来的。有一次，陈建宾被刘崇禧请去打刘家山宋地主李文藻的围子，我们就借这个机会，由张伯勤带人，里应外合将陈建宾和他兄弟们的十七支枪搞来了。

到春节时，十九中队大都散了，但枪是不能丢的，我们几位党员就把枪收集起来，又与一中队队长李贯一取得了联系，把枪枝交给了他。

邵德孚出狱后，通过各种途径与战前党员联系。有一次，他派他在狱中发展的党员陈志经去找我，要我帮助省委派来的鲁滨拉队伍。我见了邵德孚，他又将我介绍给鲁滨。接受了邵德孚交代的任务后，我即与张伯勤商讨拉人的办法。张伯勤很有活动能力，由他同我们那一带的党员和抗战积极分子联络，不久就联络了十几人。这时我与张伯勤又去找李贯一商量要枪，李贯一是个顾大局的人，就把我们交给他的枪原数给了我们，还送给我们120粒子弹。其后不久，这些人枪都由张伯勤带着参加了山东人民抗日游击第四支队第六大队。

在去六大队的时候，十九中队的原班人马有一部分经过动员去了，还有一些人没去。农历五月端午前，四支队六大队开到武家洼村，我去找鲁滨，要他吸收公海关的人枪参加四支队六大队。鲁不同意。我又通过冯古峰了解鲁滨的想法和做他的工作，鲁滨终于答应了。这样，十九中队的骨干大部到了四支队六大队，公海关也去了。

（窦宪诺整理）

一九八六年九月

姐妹参军记

于 烈*

一九三八年农历四月，我与邵大爷（德孚）的女儿邵瑞兰，由尹平符带领来到山东人民抗日游击四支队六大队驻地袁家城子，正式成为抗日队伍的一名女战士。有些同志问我：当时，你是怎么毅然决然地要去当兵的呢？要回答这个问题说来很简单，因为国难当头，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应奋起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反侵略的主要手段是武装斗争。若回答我参军的一些具体原因，话就长了。

我生于一九一九年。我成长的年代，正是国内政治腐败，国外帝国主义疯狂对我国侵略的年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传播，无产阶级革命进入新时期的年代。当我八岁进沂水女子小学读书时，接触的是几位受新思想熏陶的老师：一位是牟馨斋（共产党员鞠百实的爱人），一位是王玉容（共产党员邵德孚的爱人）、一位是刘瑞徵（刘浩）。她们爱读新书新报，思想活跃，连穿着也与时代的进步合拍。我年龄虽小，在女小上学的时间也不长，却受到她们不小的影响。我在溥霖小学上高小时，有位孟宜之老师讲课很生动，对学生有吸引力，特别是他讲读的一些反封建内容的诗歌，

* 于烈，沂水县人，曾任北京纺织工业部处长，现已离休。

使我感到新鲜，受到启发。当时有条古训叫“老不看三国，少不看西厢”，但我还是偷偷地看了。还有位教地理和数学的于耀如老师，给我们上课时，把当时我国二十四个省的风俗民情、山川物产讲得如临其境。在讲东三省时他说：我国的版图不全了，二十四省有三个省让日本入侵占了。老师的话点燃了我们心中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怒火。另外是尹平符大哥不断地借给我《新生活》等进步书刊，读后心中萌发了向往自由、民主、反封建的思想。

再说家庭原因。我听我爹说他一九二九年经鞠百实大爷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因党组织遭到破坏，失掉了关系，一九三一年重新入党。那时他在沂水城西门里开了一个宜宾客栈，客栈实际是中共沂水县委的交通站。乡间党组织的人来城向县委请示工作，上级党组织的人来巡视指导，都由我爹掩护安排。我爹在“家礼”，城内外的师兄、师弟、师傅、徒弟很多，同时他与县公安局、警备队的许多人关系也很好，所以我爹负责接待的人从没出问题。党组织的一些文件也藏在我家里。有一次见我爹和一个叔叔把一个坛子埋在窗外榆树下，我刚要凑上去看看里面藏的是什么，爹就很威严地对我说：“去门口看着点。”过后，我在桌上发现了一本书，书名不记得了，只记得是马克思的著作。一九三三年春天，来往于我家的人就更多了。这时，有一件事对我震动很大。有一天，我爹对我说，要杀人了，

你去看看吧。我随着人群出了城西门，在西门外，看到了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枪毙的一些人的尸体。回到家我把陈尸荒郊的情况对爹说了，爹表情沉重，没说什么。过后，县委交代我父亲设法将被害人的遗体掩埋了。父亲一出面，我就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或志士仁人了。他们是什么被害的？这年五月，我爹和邵大爷他们也被国民党沂水县政府逮捕。我爹被捕后押在沂水县看守所时，仍与狱外的同志保持着联系。竹篮村有位叫吴文泉的人常到我家去，差不多是每隔一星期左右就去一趟。他到我家后就进爹爹住的屋，他临走总要问我一句：“去看大叔了吗？”我到看守所送饭，送东西，爹也每每问我：“你吴大哥去过了吗？”我不知道问话的含义，只是给他们传传。但我知道吴大哥同村有个葛德孚是位党员，我爹被捕前常到我家去。这位吴大哥是否与他有联系，受他的指示，在从事什么活动呢？总之，通过我父亲和在家庭里耳闻目睹的情况，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

一九三六年底，我在老师、同学、亲戚、朋友的帮助下读完师范讲习所二年的课程就要毕业了。可国民党沂水县教育局又将我们这一期改为中学，要延长一年才毕业，我们的学习地点也由县衙门附近的考棚迁到了南会馆。这时，社会上混乱动荡，学校里也乌烟瘴气，国民党乘机在青年学生中组织什么“学行社”。“学行社”的活动是背着我的，因为他们知道我爹是因为共产党被捕的。学校叫他们一揽，课是不能上了，我便怀着苦闷的心情回了家。

不久，“七七”事变发生，全国掀起了抗日救亡的高

潮。在沂水，一区乡农学校校长、在青年知识分子中很有声望的李贯一发起成立了沂水县抗敌后援会，我便参加了该抗日救亡组织的工作。我的老师和同学如刘立瑾、毛彩琴、孙淑清、刘淑琴等参与了该会的工作。我们做的工作主要有两项：一是在集市、街头宣传，二是搞募捐。协会搞了些宣传材料，晚上回家看看、背背，白天到街头讲。讲的主要内容是日军大规模侵华，平津危机，华北危机，整个中华民族到了生死的关头，而国民党采取消极抗战的政策等，号召每一个不愿做亡国奴的人起来抗战。讲演前还一遍又一遍地唱《放下你的鞭子》中的插曲《九一八小调》。募捐是由一些青年学生分组分头进行的。记得我与刘淑琴还有两名男的为一组，到了一些铺号里，我们就讲前方将士在流血牺牲，后方的父老要捐些钱物支援前线将士。有些铺号，如“同协永”“义盛昌”、“保和堂”等不错，能拿出几块大洋。有的就看不起我们，“小妮子，懂什么，回家吧！”有时我们见他们不拿钱也不拿物就赖着不走，他们只好扔出几个铜子，“同兴永”就是这样。我在沂水抗敌后援会一直工作到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

一九三七年底，邵德孚出狱。在这之前，李贯一、我爹已与关在沂水监狱中的邵大爷取得了联系，开始在他的指导下从事抗日工作。邵大爷出狱并与省委接上关系后，沂水县的抗日工作有了统一的和有力的领导。而我这时也直接得到了邵大爷的教诲。

一九三七年，邵大爷几经转折，回到沂水监狱。他把我与他的女儿邵瑞兰叫到狱中，教导我们好好学习。此后一段

时间内，我们定时到牢房，他在铁窗内，我俩在窗外，他教我们新文字。前辈对生活的坚定信念给我们以启迪。日军飞机轰炸沂水城后，城里人都搬到乡下。我爹在邵大爷的领导下，到各乡发动群众，组织青壮年参加抗日游击队。我家也开始逃难生活，第一站到了大埠岭，第二站到了匡庄，第三站到胡家庄，最后到后马荒村邵大爷家。这不是普通的家，确切地说是个联络站。有个叫李芳芬的常在他家。还有一位外地人，园脸，白白的，胖胖的，邵大娘让我和邵瑞兰叫他大哥，邵大爷让我们叫他老师。晚上，周围村的一些人和乡下赶来的人常常聚到邵大爷家，邵大爷和那个外地人就给他们上课或讲些什么。后来我才明白他们主要是传播马列主义、宣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纲领，鼓舞青年学生奋起抗日救国。有时邵大娘拉着我与邵瑞兰到他们集会的屋子的窗户外边偷听，还轻轻戳破窗纸往里看，我看到后马荒高复隆、高复运弟兄们常在聚会的人群里。

邵大爷有空闲时，常把我与邵瑞兰叫到跟前，给我们讲故事，读古诗，他给我讲过的诗歌，有的至今我能背诵。有一首《蚕妇》诗是这样的：“昨日入城市，归来泪满襟。遍身罗绮者，不是养蚕人。”有时邵大爷也深入浅出地给我们讲讲抗战的形势。

我们一直在邵大爷家住到农历三月。这期间，经邵大爷和那位外地人的联络、宣传、组织，一支抗日武装已经建立起来，有许多青年都到队伍中去了。我弟弟和邵大爷的小儿子在马荒和周围的村组织儿童团，我仍呆在家里，心里有些着急了。我与邵瑞兰商量要找邵大爷要求参军，她也同